

For me,
you are the world

彼岸星沉

郑好
著



无论时隔多久，无论相隔多远，
我会穿透时间的阻隔，越过重重的人海，
再次走到你面前。

花火团队倾情推荐
最温情的守护，最清新的爱恋。

你说能从我的眼中望到整片星空，
而我眼中只有你。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For me,
you are the world

彼岸 星沉

郑好

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彼岸星沉 / 郑好著. —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4. 7

ISBN 978-7-5399-6825-4

I. ①彼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81138号

书 名 彼岸星沉

作 者 郑 好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石 颖 尉迟芸涵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王红依 尉迟芸涵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280千字

印 张 10

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,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825-4

定 价 24.80元

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【第一卷】

如果这不是结局 / 001



- 第一章 郑冬明又罚站了 / 002
- 第二章 郑好第一次离家出走 / 014
- 第三章 谁不是亲生的? / 024
- 第四章 骆冬明是谁? / 038
- 第五章 郑冬明, 你不许走! / 050
- 第六章 谁家门前的蝶儿追 / 056
- 第七章 我有没有说过…… / 066
- 第八章 原来你们都是这样的 / 076
- 第九章 如果这不是结局 / 086

【第二卷】

最熟悉的陌生人 / 097



- 第一章 宋好又失业了 / 098
- 第二章 我为什么要哭 / 105
- 第三章 邻居陈铭生 / 110
- 第四章 宋小姐, 这种搭讪方式
不流行了 / 117
- 第五章 原来, 他一直在身后 / 126
- 第六章 这个医生不会是个变态吧? / 136
- 第七章 姜妹, 又是姜妹, 还是
姜妹…… / 147

目录 CONTENTS

彼岸星沉



目录
CONTENTS

彼岸星沉



I
LOVE
YOU

- 第八章 骆医生，我是不是见过你？
/161
- 第九章 我就知道，输的会是我……
/181

【第三卷】

脑海里的定时器 / 197



- 第一章 骆冬明，我们去哪儿？/198
- 第二章 比起你来，什么都是无关紧要的/217
- 第三章 上天会不会把我的幸福收走
/228
- 第四章 笨蛋，你怀孕了！/247
- 第五章 郑冬明，我恨你！/268
- 第六章 我该叫你郑冬明，还是该叫你骆冬明？/283
- 第七章 如果时光能停住，那该多好
/292
- 第八章 郑土豆，我们停止彼此折磨
吧……/300
- 第九章 欢迎你，我的小土豆/307

彼岸
星沉。

第一卷

如果这不是结局

For me, You are the world

第一章

郑冬明又罚站了

冬天，在这个北方的小城里降临得特别早。

还没有进腊月，已经下了好几场及踝的大雪了，旧的雪痕还未完全消去，新的鹅毛大雪又覆上了，反反复复，一层一层将这座靠海的清秀小城包裹在一片银装素裹之中。

郑好在这冰天雪地里跟伙伴们疯玩了一阵，才想起拖起地上的书包回家，她将郑妈妈准备的棉衣、手套、帽子、围脖、口罩统统地武装到身上，在很滑的路上一步一步往家出溜，远远望去，活像冰天雪地里移动着一个圆粽子。

她一进楼道，便一眼瞧见了笔直地站在楼道里的郑冬明。

这天寒地冻的，寒风像刀子一样威逼着小城的人们，郑冬明却只穿着一件白色的针织毛衣，他正面对着墙壁，背对着她，手里举着一张什么东西，身形笔直地站着，仿若察觉不到寒冷，一动不动。

西下的夕阳照在十七岁少年的背上，给那个有些倔强的身影镀了一层淡淡的光，这个年纪的男孩，身高如那雨后的新竹一般，一节一节地往上蹿，前几月还是跟郑好相差无几的身高，此时已经长到让郑好望尘莫及的高度了，也正是因为这样，越发使得少年的细长的背影，在昏黄的夕阳下看上去有些单薄……

郑好眼睛一亮，猫一样地跑到他的面前，圆圆的眼睛闪着光，隐隐透出的幸灾乐祸遮掩不住：“郑冬明，你又被妈妈罚站了，又没得满分吧？”

她戴着厚厚的帽子、口罩，包裹得如同一颗粽子，只露出两只圆圆的眼睛，由于身高上的巨大差距，她只能微仰着头，滴溜溜地转着眼睛看着衣着单薄、举着卷子的郑冬明。

“我看看，啧啧……九十八分，真可惜啊，你怎么不再努力努力呢？不就是一道选择题吗，稍稍认真些就能对了哈……”

郑好歪着脑袋，对着那张卷子喋喋不休，丝毫想不起她的书包里此刻也躺着一张卷子，上面赫然地打着，呃，五十九分。

郑冬明许是在外面站了有些时间了，他的身形都有些僵了，可是却依旧举着那张卷子，一动不动地挺着。

他前几天刚刚理了利落的板寸，此时短短的、黢黑的发茬刚刚长出来，上面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冰晶，不只如此，那清冷的脸庞，如剑般的双眉，都浮上了一层冰色。他半垂着眼睛，听到郑好的聒噪，漆黑的瞳仁只是动了动，连看她一眼都不看，又陷入无边的沉默里去。

郑好见他不理她，平白讨了个无趣，不屑地撇了撇嘴巴，看到有人影进来，她扬起甜甜的笑容，乖巧地叫：“王阿姨好！”

进来的是楼上的邻居王阿姨，在他们厂这小小的家属楼里，邻里之间既是十几年的老同事又是老邻居，所以彼此都熟络得很，像这楼上四十多岁的王阿姨，都是看着郑好、郑冬明长大的。

“好好，放学啦。”王阿姨还穿着厂里的工作服，她是这个厂子里的老员工了，在郑爸爸没当厂长前就是他的同事，所以对郑家这两个孩子亲切得很。

“明明又被罚站了？”王阿姨心疼地望向郑冬明，立马母性泛滥，眼神变得不一样了，谁不知道郑厂长家的儿子是多么的优秀，学习成绩棒不说，长得又干净好看，平日里稳重礼貌，整栋楼里哪个不从心眼里喜欢这个小伙子。

“好好，愣着干吗，还不快把你哥哥拉进去，这大冷天穿得这么少，冻坏了孩子怎么办？进去告诉你妈，对孩子严格也没有这么严格的，我家王昊每回都考七十多，打死都考不到八十，我说什么了……”

郑好听王阿姨的唠叨，突然想起自己书包里的卷子，不禁腹诽：王阿姨，其实七十多也已经不少了，她每回都在及格线上徘徊，打死都到不了七十多，她不说也没什么吗……

王阿姨一边唠叨着一边上楼，到了半路又停住脚步探下头来，一脸温暖地望向郑冬明：“明明，王姨家买了红薯了，上好的砂糖红

薯，明天中午记得上王姨家来吃红薯啊，王姨给你留出几个大个的来，一定要来哈。”然后她的眼光扫到都要流口水的郑好身上，似乎是才想起她来，“哦，好好也来哈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谢谢王姨。”郑冬明礼貌地点点头，目送心满意足、笑得甚是开心的王阿姨上楼。

“切！还没冻僵啊，原来还会说话。”郑好望着这两人热络的劲儿，酸酸地出声，然后气鼓鼓地摘下厚厚手套，一把牵住他早已冻得通红的手。

她所触到的那个手掌刺骨地冰凉。传到郑好暖暖的小手上，她不禁吃了一惊，这手比她方才玩的雪球都冷，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却被郑冬明一把狠狠地甩开。

“走开。”郑冬明甩开她的手，依旧连看都不屑看她，然后又转过身，垂下眼睛，伸手举起那张九十八分的卷子。

郑好这回明显地生气了，她气鼓鼓地仰着头看着不识好歹的郑冬明，想一走了之，不再管他。

可是当她看到他脸上、头发上、眼眉上，甚至是睫毛上那细小的冰晶时，望着俨然冻得没有知觉的郑冬明，她圆圆的眼底闪过一抹不忍，于是她噘着嘴，一把拽过他的衣角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便将他往屋里拽。

“郑土豆，不用你多管闲事。”郑冬明极力反对，咬着牙低声说。

“你不让我管，我偏管，我偏偏不让你这三好学生如意！”郑好耍起赖来，她力气很大，加上郑冬明此时已经冻得没有什么知觉了，便被她一把拽进了屋内。

“现在可以放开我了吧……”郑冬明望着那只死拽着自己衣角的小手，不禁怀疑眼前这个长得跟土豆似的小矮人，哪来的那么大的力气。

郑好依旧拽着他的衣角不放手，她回头将门关好，锁死，这才放开拽着他衣角的手。

屋里的暖气十足，她穿得又奇厚无比，她顿时热得有些受不了了，便三下五除二地往下扒衣服，一边扒一边冲着面色不善的郑冬明做了个奇丑无比的鬼脸。

在厨房里忙活着的郑妈妈李玫听到了声音出来，见了郑好连忙心

疼地吆喝：“小祖宗啊，你怎么这么快就脱了衣服，感冒了怎么办？好了好了，毛衣不能脱，穿着穿着。”

李玫手忙脚乱地跑过来阻止郑好脱毛衣，还将她身后扔了一地的手套、帽子等一一收拾好，看见站在门前一声不吭的郑冬明，她眼睛里的温度立刻降了下来。

“时间到了吗？”李玫拉下脸，望着已经跟她齐高的郑冬明，极其严肃地盯着墙上的表：“少一分就站一个小时，少两分就站两个小时，现在还没到时间。”

郑冬明笔直地站着，漆黑的眼睛冷冷地盯着李玫，不得不说，他那漆黑清冷的眼睛像极了李玫，虽然不大，却清明冷澈，像是长了勾子一般，让人陷进去便移不开目光。

他望着李玫严厉的眼神，又看了看后面不作声的郑好，一转身便要开门出去。

“哎……妈，妈。”郑好赶紧挡在郑冬明的面前，冲着李玫捂着肚子，甜甜地撒娇：“妈，我都饿死了，就别让郑冬明出去啦。”

郑好冲着木头桩子一样站着的郑冬明使了个眼色，颠颠地跑到李玫的身边，一把搂住她的脖子使劲地蹭：“好妈妈，我们吃饭吧，你忍心看着你的宝贝女儿饿肚子吗，我要是饿瘦了，你不心疼啊。”

李玫摸着女儿柔软的头，脸上有些放晴，她刮了刮郑好的鼻子，宠溺地说：“好啦，你的鬼心思我还不知道？不就是为你哥求情吗，这次就先这样吧。”

“郑冬明，我的规矩是不会变的，你要是下次考不了满分，谁来求情也没用！”她冷冷地叮嘱了儿子几句，牵起郑好的手走向了厨房。

郑冬明依旧站在原地，看着叽叽喳喳地在李玫身边打转的郑好，眼中没有一丝的感激，他疏离的瞳仁轻轻一转，目光反而越发地清冷起来……

由于郑爸爸出差去了，所以饭桌上只有这娘儿仨，郑好与李玫挨得近近的，与她说着学校里发生的趣事，母女俩不时地笑作一团，而郑冬明坐得离她们远远的，一句话不说，默默地扒着饭。

“好好多吃点，这天气冷，尤其要多吃，不然抗不住冻知道吗，

来多吃点丸子，妈妈特意为你氽的。”李玫一边听着女儿说话，一边往她的碗里夹着菜，不一会，郑好的碗里都堆成小山了。

郑好偷偷地看向桌子另一头的郑冬明，他的手依旧红得吓人，应该是还没暖和过来，夹菜的时候止不住地颤抖着，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地夹起丸子来。

他沉着眼放弃了，埋下头一味地扒着碗中的白饭。

突然，他的碗中多了几颗肉丸，他慢慢抬眸，看到郑好圆圆的眼晴亮晶晶地冲着他眨了几下，他仿若没有看到她，脸上依旧一丝表情也没有，又低下头默默地扒饭。

郑好见他还是不理她，知道自己又是一张热脸贴到冷屁股上了，所幸她也习惯了，他这个优秀无比的哥哥，向来是对不甚争气的她不假颜色的，她无所谓地耸耸肩，继续吃自己的饭。

只不过，在郑冬明吃饱离去后，郑好看到他碗里的米饭都已经吃光了，可是那几个丸子却依旧孤零零地躺在碗底，一颗未动。

郑好圆圆的眼眸转了转，一股说不上来的落寞涌上心头，她也快地放下饭碗跑回房间。

夜里郑好翻来覆去地睡不着，她闭着眼睛，一只一只地数着澳大利亚的绵羊，将那里的绵羊都数光了，还是睡不着。她翻了个身，又将那些绵羊一只只地拽回来，挨个剃了毛，可是却依旧很清醒，她索性放弃了挣扎，抱着怀里的猪仔，穿上拖鞋，轻轻地开了门，朝爸爸妈妈的房间走去。

路过客厅时，看到郑冬明房间依旧有灯光亮着，她停住脚步，趁着月光看了看客厅里的座钟，上面显示着已经快要一点了。

这么晚了，可是郑冬明却依旧在学习，郑好望着那扇紧闭的门吸了吸鼻子，可见好学生真的不是那么好当的，所幸，这个家里有一个好学生就够了。

“妈……”郑爸爸不在家，郑好猴子一样爬上李玫的床，不管她睡没睡着，便搂着她的脖子猛蹭，“妈妈，我今天要跟你一起睡。”

李玫翻了一个身，将她搂入怀中，迷迷糊糊地拍着她的肩膀：

“嗯……赶紧睡吧，明天还上学呢。”

“嗯。”郑好点点头，钻到李玫的怀里，闻着她很熟悉的体香，

眼睛却亮晶晶地睁着，不肯闭上，“妈妈……”

“嗯……”李玫迷迷糊糊地答应着，还不忘了拍孩子似的拍拍郑好的肩膀。

“妈妈。”郑好睁着亮晶晶的眼睛，声音有些低沉，“好像所有的人都喜欢郑冬明，不过还好，还有妈妈喜欢郑好……”

“不过，妈妈，你在喜欢郑好的同时，能不能也喜欢一点点郑冬明？你对他……好严格。”郑好说的是实话，从很小的时候，她就能感觉到她与郑冬明之间的差别对待，妈妈喜欢她，爸爸喜欢郑冬明，但是爸爸经常很忙，在家的时间很少，于是妈妈对郑冬明的严格便更加地明显了。

“他是男孩子，得承担起肩上的责任，因此必须要严格要求。好好你不同，你是女孩子，肩上没有那些责任，生来就应该是被宠爱的。以后谁要是娶我的宝贝女儿，我可要好好地考验考验，可不能轻易地把我的女儿送出去……”李玫不知何时睁开了眼睛，摸着郑好的头发，看着她的头顶说。

“妈妈真好。”郑好往李玫的怀里钻了钻，“我才不要嫁人呢，我要一辈子跟着妈妈……”

全世界的人，包括她出差的爸爸，好像都喜欢郑冬明，根本看不见站在他身后的她，所以她一向对郑冬明心里颇有不平，不过幸好，她还有一个好妈妈。

郑好在李玫的怀中，心满意足地闭上眼睛，不一会儿便睡着了。

这座小城里的清晨，是冰冷而又热闹的。

冰冷的是寒风刺骨的天气，枝头那未消融的积雪，经过一夜的严寒，已经冻结成冰，晨风一吹，刀割一般极致的感觉立马惹得人们直嘶嘶地吸气。可这依然阻挡不住人们上班上学的脚步。

站在小城的主干街道放眼望去，都是裹得严严实实的身影，热闹至极。尤其是孩子们，他们丝毫不惧严寒，随手就从路边团个雪球，高举着跟伙伴们相互追逐，留下一路欢声笑语。

而在这群浩浩荡荡的学生军中，郑家兄妹一前一后的身影便有些显眼。

身长玉立的、走在前面的人不消说，自然是郑冬明，他的白色粗线毛衣外面只套着一件灰色细格的羽绒服，脖子上也只围了一条格子围巾，除此之外别无赘物，他高高挺直的身形，利落的打扮，与后面跟着的那个哈欠连天的粽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郑冬明微抿着嘴，自顾自地往前走着，丝毫不理会后面跟得甚是辛苦的郑好。在这一片冰天雪地之中，目光澄明、神情淡漠的玉面少年俨然是一道亮眼的风景线，惹得周围的女生们都放慢了脚步，低下头窃窃私语起来。

偶尔也会碰到几个同班的女生，她们会像看到救星一般，走上前来小声地问他借着各种科目的复习题，郑冬明虽然不怎么说话，可是都会礼貌地点点头，然后从书包里拿出来递给她们。

这时候那些女生眼中瞬间点亮的小光芒郑好都能看得一清二楚，当然，这些含着娇羞的光芒在看到她时，会瞬间暗淡下去，继而转化成了惊吓——“咦，她就是郑冬明的妹妹？”

这句饱含着疑问的句子以及那“怎么可能”的目光，是无时无刻、无处不在地伴随着郑好长大的魔咒。

绝绝对对地，来自地狱的魔咒！

“咦，她就是郑冬明的妹妹？”

“怎么可能？郑冬明生得那样好看，她？丑小鸭一个！”

“咦，她就是郑冬明的妹妹？”

“怎么可能？郑冬明那么聪明，而且听说他要直接保送大学呢，她？呵，不留级就算不错了。”

“咦，她就是郑冬明的妹妹？”

“怎么可能？郑冬明那么安静有礼，她整天咋咋呼呼，没有半点淑女气质。”

.....

伴随着这么多否定的议论长大，郑好即使再脸大心大，也不免在心里滋生出许多负面情绪，因此她对郑冬明向来也是颇有怨念的。

其实，她跟大多数普通的女孩一样啊，只是她有了这么一个优秀的哥哥作对照，才使得她身上的那些普通统统变成了别人眼中的不足。

就像现在，郑好仰望着走在前面、高出她许多的郑冬明。清晨的

太阳已经生出来了，金黄的、温暖的阳光照在他的身上，给他挺拔的身影镀了一层金色。可是，也正是因为他太高了，在他身后的她却只能站在他的阴影中，照不到一丝阳光。

当然，这略微带点落寞的苦涩，在脸大心大的郑好同学心中只停留了大概一个喷嚏的时间，下一秒，她的眼睛便看向不远处，双眼渐渐地放起光来，她冲着人群处使劲地挥着手。

“青青姐！青青姐！苏青姐！这里这里！”

人群中一个容貌清丽的小姑娘回过头来，她看上去比郑好大了几岁，白白的皮肤，尖尖的瓜子脸，清亮的丹凤眼，标准的小美人坯子，只不过女孩待看清是郑好时，咬了咬唇，方慢慢地走过来。

这个叫苏青的女孩是郑好从小玩到大的伙伴，小时候两个小姑娘好得简直要穿一条裤子了，只不过前几年，同在一个厂里的苏青爸爸出了事情，跟升了厂长的郑好家比，苏青家明显地拮据了很多，这些年苏青也沉默了许多。

不过苏青倒也争气，她与郑冬明同级，门门功课优秀，年年拿奖学金，郑冬明是万年的第一，她便是千年的第二，每每他们俩的都名字都整齐美好地排在光荣榜上，比起郑好来，苏青倒是更像郑冬明的妹妹。

“青青姐，你怎么穿这么少，冻坏了怎么办？”在这寒风刺骨的清晨，苏青只穿了一件薄薄的棉衣，尽管洗得很干净，但从那单薄晃荡的袖管来看，这棉外套已经有些年头了，起不了什么保暖作用了。

苏青听到郑好的话，脸色明显一僵，她低下头，慌乱地将冻得通红的手缩到身后。

但郑好还是看见了她手上的那些冻疮，红红紫紫，一个一个的小斑点连成了一片。

郑好圆圆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心疼，顾及到苏青的面子，她并没有作声，而是把自己的棉手套摘下来往苏青怀里塞。

“我妈买的这手套太小，可她偏要让我戴，可不舒服了，青青姐你的手小，你帮我戴着怎么样？我怕摘下来弄丢了。”

她的声音传到前面郑冬明的耳朵里，他扯了扯嘴角，了然又不屑地笑了笑。

“我不要……”苏青慌忙地将手藏到身后。

“哎呀，你就帮我戴一下嘛，算我求你了好不好。”

郑好塞，苏青就躲，两个女孩拉扯着。

“我说不用了！”苏青稍稍用了些力，两个女孩受力不稳，道路又滑，两人双双摔倒在地。

“哎哟！”郑好摔得结实，直觉屁股都要开花了。

前面的郑冬明蓦然停住脚步，他走回去，看向摔作一团的两个女生，苏青一抬手，那满手的冻疮便映入了他的眼帘，他看着穿得甚是单薄的苏青一眼，顺手将她搀扶了起来。

然后他看了一眼跌坐在地上的郑好，虽然结结实实摔了一跤，可那双圆圆的眼睛却依旧明亮，里面满是笑容。

那笑容突然惹恼了郑冬明，他便转身，放着坐在地上的郑好不管了，旁边的苏青望了郑好一眼，最终也默默地跟了上去。

“郑冬明，你们等等我啊！”看着两人走远，郑好便有些着急，慌乱地要爬起来。

而郑冬明仿若听不到她的声音一般，兀自前行。

“啊！”着急爬起来的郑好又一个不稳，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，这次可是狠狠地摔了一下，疼得她眼泪瞬间涌上了眼眶。

“郑冬明！”

“郑冬明！”

她坐在地上，望着那仿若聋了一般的渐行渐远的身影，眼中涌起泪水，嘴巴委屈地嘤起来，声音中便带了哭腔：“哥……”

少女带着哭腔的喊声，仿若一记重锤，狠狠地敲在了他的心坎，呵……这个土豆般惹人厌的小东西，有多久没有叫他哥了？

郑冬明匆匆前行的脚步蓦然停在了原地，他低垂着眼睛，漆黑无边的瞳仁转了转，仿若挣扎了片刻，最终还是无可奈何地轻叹了一口气，退了回去。

这次真的摔得太疼了，加之郑冬明他们又越走越远，郑好心中不知怎的，涌上一阵莫名的难过，她眼泪噼里啪啦地掉了下来，郑冬明走回到她的跟前时，已经水漫金山了。

“别哭了。”郑冬明望着坐在地上、眼睛通红、眼泪鼻涕都分不

清的郑好同学，明显地皱了皱眉，“更丑了”。

“你……”受到身体、心灵双重打击的郑好无语地看了他一会儿，无限委屈涌上心头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，引来周围的人纷纷侧目。

“不准哭了……”成为人群焦点的郑冬明脸上明显地不悦，他捏了捏眉心，“不准哭了，郑好！闭嘴，起来！”

被他高声一喝，郑好胆一颤，立马听话地闭了嘴，她圆圆的眼睛含着泪，无限怨念地望着生气的他，委屈地说：“我……我起不来了。”

郑冬明无奈地弯下腰将她抱了起来，一脸的不情不愿。将她扶正后，他又弯身捡起她掉落在地上的手套，就是方才脱下来欲给苏青的那副，他转头看了看站在一旁咬着唇、自始至终不作声的苏青，眸子中涌出一抹不屑。

他弹了弹上面的土，递给郑好：“郑土豆，你水平差远了，下次别再当滥好人了。”

少年丢下冷冰冰的一句话转身走远，徒留站在原地的郑好。她哪里知道他话里的深意，只是觉得委屈，撇撇嘴巴，却还是跺脚追了上去。

“郑好，站起来，说说这道题的正确解法。”讲台上的刘老师望着台下虽然努力地坐得端正，可是圆溜溜的眼睛已经发懵的郑好同学说。

“啊……”听到自己的名字，郑好猛然站起身来，瞬间从梦游太虚的边缘清醒过来，“哪……哪道题？”

一句话惹得全班哄堂大笑，台上的刘老师看看迷糊又无辜的郑好，又生气又无奈：“你这次得了多少分？”

“五……五十九。”她的脑袋都快埋到胸里了。

“家长签字了没？”

“没……没有。”一进门就看到郑冬明拿着张九十八分的卷子罚站，纵使妈妈对她要求不高，可是她也是有羞耻心的，怎么能当着郑冬明的面拿出来？自取其辱吗这不是……

“郑好啊，你怎么不能像你哥哥一点呢？哪怕一点点也行啊！唉，想当年你哥哥在我手下时，奥数金牌都拿到了……”

刘老师忆起往事来，自豪感油然而生，郑冬明真是天生为数学而生的好苗子，他在这讲台上站了二十多年，从来没有遇到如此有灵性

的学生，沉稳内敛，更可贵的是他不张不扬，不骄不躁。

其实这样的话，从她开始学拼音的时候就从不同的老师的嘴中听过，可是她有什么办法呢？她也想跟他一样聪明啊，什么东西一看便会，随随便便就得满分，可是她就是学不会啊，有时候她会想：大概爸妈所有聪明的基因都传给了郑冬明，以至于轮到她时，都用光了。

“郑好，正好，可是你考了五十九分，还少一分啊，一点都不正好，你妈妈给你起错名字了，应该叫正不好。”

老师的话引得全班又一阵哄堂大笑，周围同学的目光都聚集到她的身上，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。

郑好已经十四岁，少女的敏感让她的脸变得通红，她咬着嘴唇看着笑得很是开心的同学跟老师，又不想扫大家的兴，于是摸了摸头发，也跟着扯了扯嘴巴，干笑着坐了回去。

回家的时候，郑好的情绪明显地降低了，也不咋咋呼呼了，也不像假小子似的去打雪仗了，她只是低垂着头，一步步跟在郑冬明后面，神情快快。

郑冬明明显地感觉到了身后那只土豆的安静，他扯扯嘴角，也不理她，大步流星地往前走，任由郑好的小短腿在后面跟得甚是辛苦。

“青青姐？”一进小区门便看见苏青站在小区门口，她呵着手，跺着脚，满脸冻得通红，像是在等着谁。她抬头看到跑过来的郑好，眼底闪过一抹厌恶的神色。

“青青姐，你妈妈又没回来啊？你没带钥匙吗？”

苏青的妈妈陈茹自从丈夫出事去世后，不知怎的，突然像变了个人一样，也不好好在厂子里上班了，拿着厂里给的那些抚恤金，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早出晚归，不怎么见到人影。

其实郑好不知道的是，厂里的人会在外面看到陈茹跟不同的男人说说笑笑，进进出出。久而久之，她在这个厂子里的风评便臭了起来，在这个民风还很保守的年代里，厂子里的人见到陈茹母女都会躲着走。

这便是苏青突然变得沉默的原因。十七岁的女孩有很多事情都懂得了，旁人眼中的冷热高低、喜欢厌恶，她们一眼便能感受得到。

“我把钥匙锁在屋里了，我妈一会儿就回来了。”苏青没有回答